

嘉慶延安府志

延安府志卷七十一

文徵三

奏疏

漢虞詡議復三郡疏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上郡有鹽官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河山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關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三十餘年夫棄沃

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
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

安定北地郡

國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

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
長

宋宋琪言邊事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
躬造夷落然嘗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蕃部之事
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戶熟戶
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略者
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讐不相來往遇有戰鬪則同惡相
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並皆

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爲患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
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
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
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栢林謂之南山
野利蓋羌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白豐
林縣葦子驛至延川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
縣入蕃界至蘆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歷
萬安鎮經水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
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戶使爲鄉道其強
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十五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

栢林谿谷相接而復隘陘不得成列躡此鄉道可使步卒
多持弓弩搶據隨之以二三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
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
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彛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
與李彛超換鎮彛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
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
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
之利臣又聞黨項號爲小蕃非是勍敵若得出山布障止
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
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

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圖以逞
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餼糧威賞
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
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
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
資畜許爲已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靈武路自通達
軍人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使人商旅經由並
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
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道踏白當如
夏州之法况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綠路

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語所謂磨鍊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宋陳執中攻守方略疏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竊發西陲以游兵困勁卒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此蓋范雍納詭說失於戒嚴劉平輕蹶喪其所部上下紛攘遠近震駭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邊籬落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兵千人蓋募弓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闔邊關門祇候以上爲塞主都監以諸司使爲蘆關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爲三砦之援熟羌居漢地久者委邊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

之至於新附黠羌如涇原康奴滅賊大蟲族久居內地常有叛心不肆剪除恐終爲患今軍須之出民已愁歎復欲徧修城池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神運之猶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涇州鎮戎軍勢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非策之上也宜先並邊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爲營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餉然後徐議盜平改張制度更須主張將臣橫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捐軀矣

宋范仲淹論西事劄子臣聞兵家之事在先觀虛實之勢
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
之備無二三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
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
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
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永久可守竇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
邠州鳳翔爲環慶源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
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
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
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

分破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敵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无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敵臣以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漢唐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

延謀容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觀有司之責觀便乘勝如孳牧之守邊可謂善破敵者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宋勝元發請擊夏秉常疏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

宋張亢請置總疏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

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矣事相統論亦互異請下
韓琦范仲淹外拔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
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
一爲後陣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
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今使延州領三大將鄜州一
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砦共爲一大將則鄜延路
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瓦亭
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
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

張亢奏邊機十事疏王師每出不利豈非制不立號令不

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鬪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弊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句環慶軍馬環慶副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

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帑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功效且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接三弊主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人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材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他寇則安危

之策未知何如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卽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令卽變胥吏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賂之暇邊防軍政無一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舖器甲之類諸州并募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兵久未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管

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卽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團集况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十也

劉平攻守疏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家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

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燹與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并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爲藩臣於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山爲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戶拜投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

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士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替月而人心自定乃遣使諭唃廝囉授以武靈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爲窮寇爾何所爲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收足洪宥我苟得之以山爲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請召邊臣與二府定守禦長策疏未報

宋夏竦論兵事疏頃者繼遷逃背屢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萬遇寇浦洛河糧卒並沒

守榮僅以身免呂端始欲發兵繇麟府鄜延環慶三路趨
平夏襲其巢穴太宗難之後命李繼隆丁罕范廷召王超
張守恩五路入討繼隆與罕合兵行旬日不見賊守恩見
賊不擊超及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弊相繼
引還時繼隆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窮
蹙而猶累歲不能勦滅先皇帝鑒追討之敝戒疆吏謹烽
候緩卒乘來卽驅逐之去無追捕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
陷沒之後銀綬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
河外小羌爾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
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

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
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
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備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
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河長舟巨
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聯絡而進我師半渡賊乘
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
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

延安府志卷七十二

文徵三

奏疏

明倪岳言邊事疏近歲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仇加思爾
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剽腹裏之地
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擁衆長驅遠者踰千里近者不下數
千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
怯弱者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寇遂源
源而來洋洋而去以致上厓廟慮遣將徂征然四年三舉
一無寸功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聲勢

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
養而竹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
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
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敵人所侮所宜留
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
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
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
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返不迨
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
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

爲先今延緩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擄矣他尙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踰芻粟以補官然媿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竊買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說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

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
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
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
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資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
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徃徃紛
紜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
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旣久
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
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
難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

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
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又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
威武使河套一空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
微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
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
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撻我困憊寇賊
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矣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
必矣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
不可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

一民尺地皆受之於天與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功既鮮高談奚取焉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衆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舒民力

倪岳邊漕疏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三方之地俱
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
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
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
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
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
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
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
遼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
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

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
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
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
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明楊琚移堡防邊疏河套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
十餘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
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
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
連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鱓石海子回回慕紅
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紫馬營等處共

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而實可因便修舉者也

明王復整飭邊備疏延綏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繫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闊難以瞭望臣等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府谷堡移出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瓦鶻堡移出響

鈴塔白洛城堡移出軌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崖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連接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廣其規制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矣

明余子俊計慮賊情疏李羅忽儿加思蘭等自成化五年相繼入河套住牧沿邊一帶及腹裏地方被其出沒搶掠

節次調集客兵及陝西山西河南三省軍民供給軍餉勞
我軍馬耗我邊儲通查本年以來運糧四十萬石料五十
萬石草一千萬束止是成化九年二月終止支用緣今年
陝西山西俱被災傷秋收荒歉又况連年供餉財力困竭
若不急早計慮或恐外患未弭內患復作臣等議得今冬
無警又合措置明年三月起至成化十年二月終止此繫
一定事勢非比臆度而言倘阿羅出等又復過套潛住我
軍疲餉乏何以待之乞勅戶兵二部再行酌議行令總兵
官武靖候趙輔并叅贊軍務右都御史王越目下將見調
軍馬相機戰守候今冬無警自合班師若是仍不過河卽

於成化九年二月內就將陝西該運糧草人夫內摘撥五萬名每名於本年該納稅內免其遠運邊糧二石以充盤費又各於腹裏經過附近倉分關與食米一石及再免一年民間戶口食鹽鈔貫并雜泛差役少示寬恤趁本年三月四月敵馬瘦弱各備器具團聚一處於正統年間原埋界石堦上邊山剗削如壁俱高一丈五尺前項遠來官軍量與銀各一兩免放休息其堪中馬匹摘撥官軍送去延安綏德鄜州慶陽環縣固原等處趁草餵養就當休歇以防深入兩月之間前項剗削邊山縱或不能俱全要害去處已爲有限止以步軍守之彼若不得利必將遁歸先此

計籌措置以後事宜另行定奪

爾子俊邊務疏先該臣等議得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俱係平漫沙漠去處難以打牆挑壕軍馬難於出入及鎮靖堡已行奏准挪回塞門今定邊等四營堡俱各挪移就險但定邊營接連寧夏花馬池營合當照舊不動止將新興堡挪於迤南古跡海螺城安邊營挪於迤南中山坡永濟堡挪於迤南上紅寺鎮靖堡不必挪回塞門却挪於迤北白塔澗口以守則固以戰則利其永濟安邊新興三處舊堡營房不許拆動永濟新興城小常川輪撥官軍三隊安邊城大常川輪撥官軍六隊護遇營或欲撲營按兵

老家及把都河石勞池三山三堡俱係創設官軍數少又且全無器械及沿邊創修崖砦八百餘座器械亦無合當奏請頒給神鎗三千把以備戰守

明楊一清修理邊牆疏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寇衆折墻入犯誠非細故成化時寧夏巡撫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牆驟墜又得巡撫余子俊修濬完固北丁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連年雍衆折入我軍動輒失利一二年來寇復大舉攻陷清水營殘破花

馬池上厓宸慮敕臣經理臣自慶陽直抵靈州一帶邊墻
城堡墩臺躬親閱視應廣集衆思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
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
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伏見受降
城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
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
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覲脫巢穴其中而盡矢外
險反備南河此陝西北邊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
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
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及今將延綏

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

明王遴量復城堡官員疏臣撫屬延慶二府逼近河套爲秦晉門戶成化年間該先撫臣余子俊開設城堡三十六處并築邊牆一道沿至近年沙壅水決鮮有完壁而吉能等復占據河套可不預爲之防乎臣訪得本鎮先年俱特設修築城堡官員後因修築事完裁革雖歲久無從考証然故老往往稱述至嘉靖三十二年該都御史張瑄榜例題復前項修築城堡官員設叅政一員於慶陽駐劄叅議一員於綏德駐劄專一修築兩府四衛城隍此則見於今

日文案俱存非徒稱述而已一時邊堡多著成績後至嘉靖三十六年隨將叅政叅議裁革原管修築事務責成守巡河西道榆林靖邊道帶管各官俱有本等職業不能兼理而守巡河西道又非臣所專屬以故節次題設卽臣所目觀者如榆林鎮城及綏德米脂義合開荒碎金魚河歸德常樂雙山響水等堡大槩城皆及肩之墻墩皆盈尺之土萬萬不能防禦以臣之遇再三計之合無止設府同知一員定擬專管修築城堡事務延定府帶銜榆林鎮駐劄先儘沿邊三十六城堡次及近邊葭州綏德州神木米脂府谷安定保安安塞清澗等縣次及民間堡寨審審逐一

相度漸爲修理聽臣總視督考於中不許別衙門差占庶
事有專責人無冗費矣

王遊禁革調操疏延綏一鎮設邊堡三十六座正奇叅遊
一十一營自各有原額兵馬除遊兵四枝入衛蘄鎮外其
餘在鎮戰守保障法甚善也不知起自何時因入衛遊兵
多有逃故補發不及就於各堡各營調軍搶馬較足而行
此其重在入衛雖堡營空虛不計也近該臣接管閱視兵
馬惟正兵營與臣標下稍堪出戰至各營不但不堪且不
成行伍求一精壯之軍一肥壯之馬絕無臣問之皆云挑
去入衛矣卽有一二又該本鎮總兵官挑爲尖兒手矣夫

餽養好馬召選好軍旋復挑去征勦以後孰肯爲之以資
人用哉此營堡所以日廢也以臣之愚當先自禁革詞操
始庶營堡戰守有資矣

明涂宗濬簡有司以振吏治疏臣惟四海之休戚繫守令
之賢否而縣令於民最親所繫尤重然腹裏有司止於恤
民艱邊方有司兼之防外患腹裏有司之不肖止於誤生
民邊方有司之不肖至於誤邊計其責任之重且難雖慎
選以任之未必能有濟今臣所屬延慶二府各州縣有司
非年老歲貢卽陞任教官求以乙榜舉人選任已不可多
得况進士乎臣非謂貢教舉職盡皆不賢鼓舞作興盡無

可用但其人口暮途窮苦無上進之志民貧地瘠多懷觶
望之心是以振作無能吏治日廢近日大計二郡有司幾
爲一空則其在地方可知也詢求其故咸爲遠方苦寒人
不樂就每遇缺出應選各官多方規避或託之鄉親或託
之僚友宛轉闕說不曰家有老親難以遠出則曰稟受虛
弱不耐風寒至再至三必求得請而後已閒有以甲科選
授者不三數月又以善地改調矣夫朝廷爲地擇官奈何
爲官擇地策名委贖不竭力以圖報而晏安是懷秉鑑持
衡不執法以餘隙而徇情是務其如地方何常記隆慶時
廣東州邑故多盜賊原任大學士高拱條議多選甲科廣

其薦額加意振作至今遂爲文物之邦今延慶爲國家藩籬之地藩籬固則堂奧安乃反不擇人而任之使政事日就廢墜民俗日就刁悍生計日就凋殘錢糧日就逋負無乃非計乎謂宜當此大計羣吏之後亟爲更置補以甲科與揀選人材布烈州縣以後但有賢能稍廣薦額以示鼓舞則百寮思奮而吏治日蒸蒸矣

涂宗濬邊鹽壅滯餉匱可慮疏延鎮兵馬雲屯惟賴召買鹽引接濟軍需歲有常額往時名集山西商人承認淮浙二鹽輸糧於各堡倉給引前去江南投司領鹽發賣鹽法疏通遼商獲利二百年來未聞壅滯及至於今商人苦稱

邊鹽不通引積無用其情甚苦其詞甚哀細詢其故蓋緣江南鹽官失政恣肆漁獵弊竇多端如邊鹽每引每包重止五百五十斤例也而彼鹽每引每包重至二千五百斤人情孰不欲利誰肯舍多而就少乎是彼得利四倍而邊鹽利少無人承買其困一也邊鹽堆積三四年發賣亦例也而彼鹽朝中暮鬻無容堆積人孰不急於趨利誰肯舍多而就少乎是彼獲利捷徑而邊鹽遲滯無人承買其困二也鹽誌開載商鹽必挨單順序候鹽院委官盤掣而後發賣彼鹽不登單自任意中發既免守候之艱又無掣盤之費人皆樂趨所以邊鹽壅滯引不得售其困三也且彼

鹽發賣執有小票聯船販運江浙吳楚之間何處不到夫
行鹽之地有方食鹽之人有限彼之餘鹽既已盛行雖有
邊鹽尋無買主其困四也先年鹽法通行或邊商安於故
土不樂遠涉則有南商來邊收買鹽引引亦無壅今小票
便而得利廣孰肯驅馳數千里遐荒之路而買引乎近年
以來塞上無南商之跡矣邊商迫於官刑納粟中引無人
承買齊之江南株守累月盤纏罄盡雖減價而不得售其
困五也邊方准鹽每引官價五錢并在彼加納餘價共七
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四錢四分是虧折本銀三錢一
分邊方漸鹽每引官價銀三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一

錢六分是虧折本銀一錢九分然皆彊而後售共計淮浙二十二萬六千餘引虧短價銀五萬七千餘兩四五年間不能周轉及至還補債主逼索變產賠償其困六也如此六蠹率由私鹽徧行小票通而官引滯所以山西之商忿折貨本盡歸原籍土著之商力窮難支逃亡過半止餘見在數家號呼告退新鹽引目節行催派并無一人承認三路鹽糧所藉以佐軍儲者盡化烏有司餉者日夜皇皇束手無策遑事至此深可寒心夫三軍之爲國家効力者恃有此月餉耳月餉之所以充足者恃有此鹽商耳今南方鹽法阻滯商鹽不行鹽引不售鹽商不願赴邊納糧中引

則軍餉無所復出三軍枵腹荷戈何以責之竭力以禦意外之虞哉伏乞敕下戶部從長酌議務使鹽法疏通邊餉充足無扭目前之近永貽社稷之安熟數利害覆請施行明蔣允儀選擇有司疏給軍全憑足餉况延鎮黃沙四塞無地可耕本道折色俱仰給於民運則民運之征解於州縣者最切最急時有司率皆玩揭域借名於花戶逋負或託言於加派不堪或推誘於水旱不時卽有征者輒那借用私充囊橐遂至不可問况功令嚴而官之途窮旣破者逆知出頭無口益肆誅求漫無清楚民且無死所矣尙言軍餉之足哉則寬功令而擇有司以挽凋疲隨材而用斷

不可拘以資格者也故當選授之時或調轉之地亦必爲此疲地另著一分眼界卽如薦揚之奏章保舉之次第亦當念此苦地另出一分照管才真者勿拘常限至如洛川宜川等縣尤當用邈才例三年卽准行取不准調繁如此則一年內轉爲充足之境矣

蔣允儀積貯疏安邊之道必以積貯爲先延綏兵馬甲天下宜乎積貯之多奈近日民運逋次京運愆期倉庫蕩然敵人幸就戎索尙得苟延歲月倘一旦告變如辛酉故事瘦馬餓夫欲以對敵必不得之數也若環而攻之以老我師能當半月之支持乎此又不忍言也且年來水旱不時

粒米如珠勢必不能取辨於一時則積貯一著最爲喫緊查廣有庫正項兵餉專聽正項召買給發外不得已而後行借糴之法合無於新庫內暫借懸賞等項銀二萬兩并清查各堡節省賞銀并易買撫賞節省銀各若干分發各路監收官於就近米賤地方委賢能官每人多不過千石限以時日糴買酌量某堡應貯多某堡應貯少其見在存糧者不必再貯秋成買米入倉另厥積貯來春出舊糴新一如常平法各另置印簿於院道查盤然計利又須計害恐召買之人播和糠粃借口價值不等各要精米足數不許作弊尅落騷擾民間其中搬移傾倒未必無升合之折

耗量照時價每斗多五釐而買者不若若於虧折則可繩之以法矣三年內餘米五百石監收官并委買官卽與優叙紀錄以示激勸一以爲軍精之先謀一以爲救荒之碩計其於邊疆利賴良非淺也

明吳姓確查秦賊疏延慶地互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竄起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安邊攻保安一元死第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招撫四千有奇餘黨郝臨庵劉六等衆不下數萬掠環縣真寧開此保安合水之流孽也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清澗協從甚衆幾於無民流劫延南點燈子衆號數萬自山

西回黃龍山西安北界數州縣被毒甚慘此延北邊賊流
毒西安者也近官軍南勦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
等降於榆林餘賊遂徙而北其降賊雖散原籍仍復劫掠
於是有官賊之謠而人致恨於招撫之失事矣點燈子衆
五六千在清澗旋撫旋叛慶陽郝臨庵劉六等亦曾受撫
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
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贖錢九十萬賊後橫索一
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資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合
勦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
也

吳姓急圖安戢疏三秦爲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爲關中籓屏榆林又衛延慶籓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於茲恨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饑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綠廟堂之上以延慶旣延未嘗以全秦旣延慶以秦旣秦未嘗以天下安危旣秦而且誤視此流盜爲饑民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爲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豫於東賊馳於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尙忍言哉乞敕所司亟措餉二十萬給民牛種爲兵士犒賞急圖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

明馬懋才備陳災變疏臣奉差事竣道經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殆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於食石以死者始相聚爲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爲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閒有獲者且曰死於饑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若爲盜而死猶得爲他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糞場一處每晨必棄二三嬰兒於其中有涕泣者有叫號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

者至次晨則所棄之子已無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
童髻背及獨行者一出城外更無踪影後見門外之人炊
人骨以爲薪煮人肉以爲食始知前之人皆爲其所食而
食人之人亦不數日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
者枕藉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
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
者又不知其幾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
知幸有撫臣岳和聲拮据獨苦以弭盜而兼之拯救捐俸
煮粥以爲率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以拯濟然粥有限而
餓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臣仰窺皇上宵衣旰食無

念不爲民生慮無刻不爲安民計若不急救此一方遭黎
恐死者死矣爲盜者爲盜矣見有之民旦夕莫必其命西
北疆域幾成無人之區矣祈敕下該部從長計議或發賑
濟或蠲加派或姑減其分數或緩待之秋成惟在皇上急
爲渙汗耳然臣猶有說焉國初每十戶編爲一甲十甲編
爲一里今之里甲寥落戶口蕭條已不復如其初矣况當
九死一生之際卽不蠲不減民亦有呼之而不應者官司
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爲催科如一二戶止有一二人
勢必令此一二二人而賠一戶之錢糧一甲止有一二人勢
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里一縣無

不皆然則見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驅流異地棲泊無依
恒產既亡懷資易盡夢斷鄉關之路魂消溝壑之填又安
得不相率而爲盜者乎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
轉相逃則轉相爲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臣目覩此光
景心幾痛裂知皇上亦必惻然動念當事諸臣自有籌畫
然蚤一日則救數千萬之生靈遲一日則斃數千萬之性
命惟皇上速加之意也

明白如梅題復加米疏各省額兵於餉銀之外每月加給
米三斗自前督孟喬芳因本折兼支裁去加米本色仍用
舊斗收放蓋舊斗比新斗原大較所裁之外尙有贏餘之

故原并未計及地方有本邑嗣後興鎮因各營路無本色兼支題請准其復給加米在案其寧甘延南營路已有本色并無異說惟延鎮所屬中東西三路兵丁全支折色茲新鎮陳奇策目擊邊地不毛士卒困苦詳請復給加米今應議給以資士卒 兵部覆題戶部議准見任總督及前任總兵官既歷任地方明知遠邊士卒困苦屢經題請應照興安以三斗米折銀四錢加給之例延鎮三路兵丁准其加給月米三斗嗣後本折兼知地方不得援以爲例可也

延安府志卷七十三

文徵三

奏疏

國朝買漢復秦地折正宜仍舊額疏看得秦省之最荒
殘者莫甚於延安府而延安府之最荒殘者又莫甚
於洛川宜川延川三縣也蓋其地處萬山之中土脈
磽薄民力艱難與腹裏地方大不相同故舊例洛川
之地每八畝四分析正一畝宜川延川之地每四畝
折正一畝誠以邊陲瘠地難與沃野肥壤并論耳在
昔折正之時正賦尚難取盈不意順治十年後興屯

道白士麟與屯同知高應選督墾荒地墾一畝卽報一畝將三縣所墾荒地俱未折正而洛川又有除荒不清之糧悉派於興屯之內重累殘黎按數輸納官畏考成而嚴比民若剜肉以醫瘡然物力有限歲歲難完有扣各州縣官役俸食助解者有道府廳縣各官變產捐賠以副考成者苟且補苴以濟一時今則官無常賠之力束手聽叅屢被降革民無可剜之肉敲朴益嚴逃亡益甚節據各縣申報或父子偕奔或兄弟散離甚有全家全戶扶老携幼棄鄉背井者其流離困苦之狀真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者也臣雖登

檄撫綏無術可施若再不爲折正恐丁逃累戶戶逃累甲甲逃累里而三縣之糧不惟荒者勢必難徵將熟者亦轉而爲荒矣臣非不知錢糧重需司農仰屋但據各縣及司府詳文累累盈案情詞迫切民不聊生臣安忍坐視不爲籲題代民情命耶倘蒙

皇上睿鑒俯照舊例折正則民無包賠之苦孰無故土之思從此招徠生聚庶可漸望起色矣

楊素蘊延屬丁徭疏明季天下之亂起於西北臣鄉延屬實首被其害李自成張獻忠等縱橫流毒廿餘年老稚殺戮少壯擄擄掠傷心慘目已不忍言繼崇

正十三年天災流行父子相食幾無遺類計此方之民半死於鋒鏑半死於饑饉今日存者實百分之一皆出萬死而就一生者是以原野蕭條室廬荒廢自宜君至延綏南北千里內有經行數日不見烟火者惟滿目蓬蒿與虎狼而已計非休息生聚費

國家數十年培養之力必不能復元氣而措安全乃今積困大害更有萬倍於他處者丁徭是也臣緘嘿不言則疾苦壅於上聞惟有日朘月削趨死亡而已矣臣官直隸卽以直隸之錢糧較直隸地畝丁糧總名曰條鞭起解存留迥融支收每丁銀不過一錢二分

是以百姓樂輸而易完延屬則不然地畝所出者多
曰大糧人丁所出名曰條鞭大糧以供起解額徵猶
有定數條鞭備存留官役之俸薪工食出其中師生
廩餼出其中此猶曰必不可已之經費甚至各上司
提冊催號之使費出其中各差役需索供應之繁亦
出其中而本州縣驛遞城守諸務又種種出其中嗟
嗟百孔千瘡何一非此晨星落落半死半亡之膏血
哉故每丁每歲有費至三兩者有費四兩者較之一
錢二分之額徵其相去寧止倍蓰夫延安處萬山之
中土地寒薄收穫有限數年來金生粟死成米數石

僅能易銀一兩且人復皆賦資愚魯不善治生商賈
又別無舟車經營運用之方株守本業積蓄幾何卽
罄上戶之產尙不足供終歲三丁之費而况鵠面鳩
形啼饑號寒者乎是以淳樸者鬻賣男女以償共責
奸猾者非携家遠徙則挺而走險耳每見開徵之期
父子感額夫妻愁歎相率捐親戚棄墳墓者纍若張
家之狗失巢之鳥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流離瑣尾良
可惻然卽官其地者覩顛連光景亦皆有死之心無
生之樂然事勢所迫補救無術惟有飲泣太息而已
矣若不早破除此弊恐非盡延安之民驅於樂土盡

延安州縣胥爲荒邱不止也伏願

皇上痛念此一方子遺

勅下該部行令彼處撫按道府刀加釐正額定款項丁少
費多不敢望如一錢二分之輕亦宜曲爲調劑去無
蓋卽不空重困難支則奄奄殘黎庶漸有起色乎
陳繡秦地折正疏臣聞致治邳隆之理莫善於因而
定治之如卽

治賦稅以萬歷年則例爲準此上下均平酌古準今之大
道以備藩於秦卽詳查所屬如延安府洛川等處十
年縣境瘠之地地寒霜早窮邊獨有秋收况順治

五六年間復遭兵燹蹂躪者乎昔豐裕之時係四畝
五畝折爲一畝以定正賦行二百餘年未有變也自
興屯廳高應選不遵舊額欲各畝其畝各賦其賦吏
行開數是一畝而五倍其畝一賦而五倍其賦民其
堪此乎民有不得已控訴者有隱忍吞聲而不敢自
鳴者有部文洞徹而更正者亦有未獲更正而仍然
備累者卒之賦不能完而貽上以加徵之名何如併
蠲加徵之虛名使各歸舊額以收完納之實效乎按
志書所載尚有班班可考者且臣父明中丞惟芝昔
令洛川俱行折正其舊乘猶有存者寧至今而此法

不可行耶況夫典章文物悉以百姓之心爲心豈此一隅之民可使有額外之畝額外之賦耶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勅行折正悉以舊額徵糧則秦民其少瘳矣

鄂善招撫人民復業疏臣看得延安府界連邊陲民貧土瘠近因李朱二逆變叛城市邱墟人民逃散臣始至之日卽頒招撫告示諄諭各州縣多方撫綏宜布

皇上好生之德續蒙

皇上准臣等題獨一疏闔郡士民歡呼戴德流移之衆扶

老携幼聞風漸歸今據延安府知府王廷弼詳報十
九州縣招回人民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三戶共男婦
六萬一千六百二十二名口已經照舊輸糧咸有起
色此皆感

皇上深仁厚澤所致也其府州縣各官實意力行勞亦難
泯既據將地方流移復業情形具詳前來除冊結送
部外臣謹會同陝西督臣哈占撫臣杭愛合詞報聞
冊開延長縣知縣孫芳馨招回復業民人五百三十
戶男婦老幼二千三百一十六名口奉

旨據奏招回復業人民男婦六萬三千餘口可嘉知道了

該部知道

岳鐘琪請減丁銀疏臣查陝省地方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比年豐收從前逃荒之民到處皆漸次復業而惟延安府屬則復業者甚少細加察訪皆因丁銀重累不得已逃者不敢來歸抑且現在者皆云思去臣等不勝驚駭因逐一檢查通省丁條糧額乃知其弊在明朝時額則定例之過重非

本朝體恤之不至也查賦役全書內開延安府屬原額人丁一十五萬二千有零順治七年奉

旨免過逃亡七萬七千有零順治十一年又奉

旨免過續逃丁六千八百有零及康熙六十年內八年十
六年二十二年陸續奉

旨又免過水推逃亡殺傷及包賠人丁共一萬有餘是本
朝之

聖聖相承恩施無已亦可謂蠲貸之施至切至極矣而地方
終無起色荒蕪終不盡開者總因明時初定丁額之
際不知是何詭弊延安府則竟有每丁至四五錢以
至七八錢及一兩以外者臣初閱之時猶疑丁銀較
重或其糧則少輕及查其田地徵糧科則則又皆彼
此相若無甚懸殊夫同爲

盛世之民同爲丁徭之賦而獨此一方多一丁卽多四五六七錢或一兩以外之累胼胝小民實難堪此况荒年逃亡之丁又責令未逃者賠納無怪乎逃者不敢歸而在者皆思去臣以爲此時若將逃丁逐一清出仰請照前豁免則

聖主隆恩自邀俞允但丁銀之重例不減則逃者難免而未逃者似不能堪欲流民復業終不可得不如將延安府屬各州縣民屯丁銀但照每丁二錢科則則凡有過二錢者皆與減免除中部神木二縣外合十七州縣民屯共應銀一萬四百七十兩二錢較之現今

十七州縣歲徵丁銀二萬三千三百六十餘兩止減
去銀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兩有零而現在之民共相
樂業逃亡之民間風自必漸歸卽外來之民間風自
樂就墾將來五年編審按丁漸加諒此一萬有零之
丁銀自亦不難仍復而於國賦固可無虧於地方尤
可漸闢邊地遐荒實有裨益也倘蒙

恩允某州縣應免丁銀若干之處俟部文至日檄行布政
司轉發該府州縣查明造具編冊另疏具題

時靖邊定邊與榆林懷遠皆新設屬榆林府初無此
項延安八縣合鄜州洛川宜君葭州吳堡府谷綏德

米脂清澗爲十七州縣吳堡神木府谷特屬葭州尉
岳公

奏請既旨丁銀偏繁 各省以糧載丁例將丁銀
於全省地糧內通計於攤奉

旨允行